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

十一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齋文

南郊道場文

功德疏

順祖皇帝忌齋文

太宗皇帝忌齋文

章穆皇后忌齋文

章懿皇后忌齋文

賦傳

士伸知己賦

端明集二二三

一

蔡達

季秋牡丹賦

慈竹賦

耿諫議傳

曹女傳

許迥傳

南郊道場讚佛文

講盛禮於泰壇用伸嚴事集勝因於淨土宜運洪  
仁伏惟 皇帝陛下順法乾坤祇奉神考萬物涵  
仁而生息庶政蹈道以中和甫屆書雲之辰往陳  
奠璧之祀特開精舍廣肅法筵展龍藏之秘言揚





魚山之清梵庶敷善利胥協熙成皇帝伏願臨吉  
土以升煙高凝祥氣御端闈而洒澤下格幽途永  
孚寰海之心益固南山之壽

功德疏

奠玉紫壇虔修於大報布金紺宇特仰於能仁用  
集妙因特嚴法供 皇帝陛下與天均覆唯日並  
明運神化以無方置幅員之安處甫臨至景專講  
上儀就吉位以薦誠霈渙恩而澤下有來清侶敷  
誦祕文式賴殊緣冥資熙事伏願五辰協序百福  
凝祥永隆久大之基益固延鴻之筭

順祖惠元皇帝齋文

豳風流頌陳基業之艱難梵譯垂文降福祥之孚  
佑諱辰甫及妙果宜憑伏惟順祖惠元皇帝蘊上  
聖之資累元功之茂詔孫謀而及遠啓天命之來  
符今皇帝奉清明之宮薦馨香之德敬仁祠之淨  
土翻文佛之祕詮順祖惠元皇帝伏願聖並真游  
高臨覺地集祥縣緒敷況群靈今皇帝伏願鴻筭  
後天至慈冒世萬寓轉於朴厚四極格於混同然  
後願台輔協恭宗圖繁衍日星順夫軌道黍稷滋  
於有年舉是舍生悉登壽域



太宗皇帝忌文

至大之德列原廟以推尊無量之仁依覺皇而薦  
祐太宗皇帝恩淪四外運紹再傳化治之光在人  
昌明之慶垂世今皇帝永思先烈濬發精誠有來  
淨行之流聿修祕藏之妙太宗皇帝伏願超游真  
界廣覆群靈慧如日之圓明化等空而常寂今皇  
帝伏願壽年山固聲教天臨儲嗣寢蕃宗支彌盛  
宰路協恭而贊輔霄躔應候而泰和五氏順時百  
嘉遂性

章穆皇后忌文

端明集卷二二二

二二

劉達

蕙車夙逝香仙迹以曷追竺館載虔仗佛因而伸  
薦恭惟章穆皇后稟靈魏麓作儷周京修陰教以  
輔隆正坤儀而中肅真遊彌遠靈德逾芳今皇帝  
孝軫至懷慕存遺懿茲復臨於諱日爰肅啓於法  
筵用植勝緣以昭嚴奉皇后伏願棲遊淨界超證  
真乘備福德之莊嚴會天人之利樂皇帝伏願運  
延星劫位固寶圖暢聲教於八遐戢干戈於四裔  
然後願盤維敦茂丞弼宣和百工罄述職之勤庶  
績協順時之治若夷若夏有性有生率躋仁壽時之  
期共洽羲軒之化



章獻皇后齋文

保祐帝尊上繫於慈訓追懷親愛虔託於能仁皇  
太后惠澤多方教流中閭迓奉母儀之重再嚴廟  
象之游今皇帝孝德因心諱憂在旦軫瞻北之深  
念集繪園之勝因皇太后性周大空化通妙力護  
生靈於牽樂福基業之無窮今皇帝鴻筭後天深  
仁被物殊俗格乎面內庶品遂於陽中台哲同寅  
宗藩協輔武皮包乎犀利文象蹈於經常有生之  
繁惟帝斯賴

士伸知己賦

端明集卷之三

四

昌

古有人賤而達己者道必有裕貴而得士者禮必  
與鈞意關榮以高世竭游名於大人威鳳下而覽  
德微蠖屈而求伸謂周公多才揮沐吐食而延白  
屋顏子具聖砥名厲行而附青雲故我氣恬集義  
遊於采真默守節而無悶動會時而益振彬文薄  
乎河漢長筭竊翠華臣鄰指素絃而稟潔紉香草兮  
生春彼美君子風度瑰偉烏在其蔓葛以均戚寧  
藉乎樹粉而接里夷廉窵而索言詣幽眇而鈞旨  
判柔植於異畦決斷涇於東水始傾崑而娛玩遽  
倒廩而矜侈耽聖域以同奧秩皇塗而並軌雖韜



瑕可以取璧兼體可以收菲矧或太公蛻北海之  
居安石翔東山而起我拒其歸誰執茲耻必使右  
雪苑之席徒繡衣之履繩引堯舜以致君蒙合燕  
趙之多士苟氣協而聲同偕克濟乎熏美者也且  
夫虹玉隱乎巉石玳珠淪乎層漪麒麟非犬羊之  
比鱣鱓豈螻蟻之持沕明淵而自得曷怵迫而外  
移華屋千榱柔層百帷積粟乎京坻躍馬乎駟驪  
匪衷藏之雅尚雖得志而弗爲何蘊諛以發顏何  
挾巧而譎辭宜乎厚德表世嘉聞蓋時身享崇高  
之貴日瞻咫尺之儀謂朽株可萬乘之器廊廟非

一木之枝得于道不伐乎衆公擢于室不懷乎內  
私舉壘穴而悚觀我冠佩而來思上弗求焉無曰  
蔑當吾取下弗進焉無曰胡爲我知然則人之膠  
于今者或安于近泥乎古者或昧乎通擇其粉墨  
之異考以宮商之同射乃墉上篋乎日中鳴鶴陰  
而子和雕虎嘯而生風不然則名位相雄師學相  
攻耕石田而待稔懷珎疑而適戎故非五難而吐  
論和再削而處窮嗟乎木秀林而必摧士入朝而  
見嫉絳灌隱堤而賈遷椒蘭發機而原黜子冉膏  
舌而墨幽臧倉園睛而軻逸夜光明月招訶按劍



之年流水高山沈思絕絃之日在孤見之卓越發  
群蔽之豐密借如說困刑戮何擷其芳尹恬耜耨  
何鋪其香若歲旱而澤及卒阿衡而自將惟聖睿  
之親逢俾業履之猗昌奚仕虞而弭廢由自戎而  
虜亡秦何售之而遂用遽厚帑而遐疆仲負藝而  
仇君鮑何奪徽纏與鋒銜弗介蠱乎左右麾千侯  
而拱天王設隕越於九淵幾夷衽而易鄉審倚輶  
而鳴嗑栢何寶其琅琅駸肆語而靡著向何悟而  
趨下堂伊邾勲之未圖胥何利乎錫土越石娛薪  
以儼佯嬰何決驟而奄取平負郭而久貧何梯魏

而康寓信鼓刀以周身何翼蕭而登輔節信疲於  
游宦何怵心於皇甫正平蹶於羈雌何銜能於文  
舉亮覘時而晦軀蜀何奮之于剛畝蒙署籍而委  
質吳何抗之于卒旅蹇斯類之有徒殫筠素而曷  
叙彼王公之宏略豈數子智謀之有補畏遺德於  
冥鴻思灑恩乎施雨向使失風雲之會上皇御名竒表之  
伍或儕立于草茅或殲危于俘虜亘天地以寂寥  
尚何流嘉風而建英矩者哉今茲有人遠陶聖世  
少齒鄉鬻根英雲之節奏表吟域而墾耕躋陵隅  
之峻截詠垠埃之淵停若夫名山首乎黃老鬼谷



譎乎縱橫桑羊役乎術計商鞅刻乎刑名姑還車  
而却步目五肆之豐贏既披閩吳而僑貢未幾唱  
第于夫楹賦從軍于南土天差五而回星莽萬端  
而外眩愚幽墨而無營懂百趾以高附愚遭環而  
後行嚙決辯以旁肆愚抑閔而籍聲紛結游以走  
譽愚友益而盡傾親冒領而雙白又齋伐乎天庭  
第假田不足以羞言烏敢斬外物而薦榮晞往躅  
而結援詎回沉而崢嶸介語默于部室其誰燭之  
而使明勾孽芽于瘠壤又其誰育之而使成豈云  
病畦而諛笑哀絃而賣名然世主炎黃之化鼎連  
邴魏之風時乎時者難值旦復旦以親逢儻率道  
而自進立誠知命抑在乎其中辭曰善知人者豈  
古有而今無善求知者豈彼智而茲愚儻固其窳  
而厚其薄必幽者縲而跖者扶進抑時而退抑命  
尔其守約而于于者乎

季秋牡丹賦

并序

爽秋涉杪扶欄間有牡丹舊枿輒吐芳楨亭亭上  
擢發紅葩一大可徑咫尺角春取勝無間然尔扶欄  
當彩翠亭之右亭屹縣圃之西北隅圃直縣堂之  
背縣介大江之南蓋漢元朝中江都易王上封其



子敢爲丹陽侯采邑蕪湖此其地歟今爲太平州  
筦時河間凌公尹之行再暮矣政休賦集又所瀕  
江英游雅故受署齊國被召將命者憧憧然率道  
其疆故鶻詠之娛相因無缺及此珍卉馨茂公有  
異時之貴趣張具高會于其側所謂彩翠亭者酒  
三行濟陽蔡某醕舉而言曰公走文章聲二紀于  
茲顛葆幾華位不過禁省貳丞官不過萬戶長吏  
而善禦外物居頗休閒獨以浩博記書稱道聖明  
爲事今是花也韜英和緒揭麗蕭辰時雖後而且  
大盛意者公其日寢亨會才慮將有所讎乎昔騷

人取香草美人呂媿忠潔之士牡丹者抑其類歟  
請爲公賦之其詞曰朔羽南翔建杓西宅霜天一  
清露草皆白悲哉轉涼葉於亭臯兮悵穠華之闕  
寂均百芳之不能秋兮何子花天姿之的的使人  
觀之若披大暑兮臨清湘剝層霾兮仰白日厥初  
槁壤潛春扶欄向夕芳枝舉以融怡絳綵扃兮幕  
歷寶霧宵籠鮮風曉拆麗或中去聲人香可專國

刻紅炬呂烘燄綴彤霞而薦色鬱弗誰語羊茸自  
持非倚瑟之神女抑善賦之文姬腴清都而時下  
歎晴陽以孤嬉霄顛汗兮張寶帷霓燁煜兮揭朱



旗雲腫朧兮翻纁衣黻綠跗兮曠脩眉姱鮮萼兮  
伸微辭沛怡愉兮新相知眇悽惻兮送將歸桃有  
援兮溪之曲蓮為媒兮澤之涓羌此物之善遠亶  
夫君之後昔君不聞佳麗皇州喧繁戚里清籟迢  
迢名園疊疊綺櫳曉兮金鑷聲繡牆明兮雨苔紫  
嚴霰財歸光風半起於是萬帶駢紅交柯結翠密  
顏紆餘斜袂輕綺文鴛群飛霍錦橫被縹蓋攀聯  
緹裳積委則有姘姘玉人翩翩卿子葆韉過兮飛  
電珠憶來兮流水擁翫嘉辰笑語成市彼瓊鞋美  
英縹葉新蘼羞不得借其餘光矧標揚乎意氣今  
何為兮江之干地之卑兮歲將闌荆蕪比兮霜月  
寒望下苑兮思上蘭嘉本擢兮靈根盤泊淮波兮  
鮮楚山是知元冶一陶昌生萬日無左右先游者  
淪乎朽株當匠伯不顧者被之散木譬言此花之賦  
命兮亦節暮而葩獨然貴賤反衍禍福倚伏其暮  
也何遽不為貴獨也庸知不為福噫化工物情吾  
以花卜

慈竹賦

種植至多強名萬彙物拔其萃茲乃當天地之正  
氣有美竹兮特稟挾慈名而榮被豈有懷於本根



兮何千千翦然而環侍若夫吳郡名園王家新第  
遠閣斜欄橫塘靜水或薰風晝來或秋露宵墜日  
遲留兮簷外陰移人悽悄兮屏間籟起方且濯峭  
格而清舉足團藥之生意或翹而舉者若堂有高  
年兮勤素風而講議或亞而側者若家有令子兮  
聞話言而沉思俵如出門而事遠遊兮滋宿雨之  
清淚雍如奉卮而介眉壽兮暮春煙而怡醉紫芽  
蟠煦馨兒季穉去者奔追迎者嬉戲竦者如招並  
者如倚雖復貫千狀於巧筆曾莫形其放悲借如  
秋晚霜重兮萬木臨臨而僵悴隴榆盡兮寒月高

堤楓丹兮楚沅紫此君也東藍田之苗玉刻炎洲  
之梢翠固節虚心兮雖大鈞不能奪其志於是揖  
三荆於堂下結蔓藟於河浹龍言氣同根之豆交驩  
承萼之棣顧威鳳之時下亦孝烏之來寄設有  
於律筒天聲發兮太和備覩此芳物悲哉遠人昔  
我從軍兮南之海濱今我辭家兮西游洛塵暢然  
於舊國舊都感莊生之論恭止乎惟桑與梓諷周  
傳之文拍白雲兮天遠採幽蘭而露新嗟碧鮮之  
得地乃叢茆莫係反而相親吾議尔德豈止乎千畝  
之謂侯當訂萬石之封君者也



耿諫議傳

耿君傳字公弼以父廕爲三班奉職思以吏治自奮更就銓選授江南伊陽縣尉明州司理叅軍表其能者數十人改將作監丞寶元元年知河南永寧縣明年三月旁邑人訛言相驚老幼東向奔走道路三日乃止前此澠池人有告其仇衛九思者傳張角之術善以妖幻惑人夜集鄉里男女同堂居寢逮明而罷號爲講法率嘗往來旁郡數百千家相與爲囊橐州縣吏更調情狀且捕之符文未成固已逸去以是積三十年不敢下其事於縣縣

吏度終無能捕之者因受賕不治至是民相驚擾咸意妖者唱之時宋宣獻公始泣河南乃以其事屬君且戒之即不得亦隨坐矣君請緩其期卒以計擒之索其家得所䟽行賂簿書逮獄成首惡伏誅其支黨黜若杖者男女二十餘人縣吏具得先所受賕抵罪流根株挂連一不窮問於是河南人交口稱之而姦賊吏益畏縮行恐被摘陰拍峭刻君或知之自如也宣獻公薦其材就遷通判儀州事至復以材名關中又遷慶州朝廷方議勒兵進討羗虜帥臣畧君專督一道糧饋部分已決會寇



入平涼遂出禦之諸將失利君亦遇害康定二年  
二月十三日也初寇至君以書與諸將謂宜少避  
其鋒擇據便地以量變動若徑往必墮賊計中諸  
將以遇寇不敢逗留且諭君以不與軍事宜還君  
曰死且忠志也吾不去矣既死軍中以其書聞

慶州

孔目官彭忠隨主帥任福在軍中收其書以聞

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子五

人於是素所不相能者始快心飾謗以君迫諸將  
進軍致敗無益而死於恩賞為過厚今斷一指而  
得公相雖甚愚者不為彼殊解支革是亦何顧嗚  
呼孟子所謂捨生而就義者也在易大過之上六

過涉滅頂凶無咎其說謂雖涉難過深而志在救  
時不害於義故不可咎也戾於浮言而中於大義  
夫何恨哉君姿狀魁毅少所為近俠晚益修厲詳  
知歷代史書語前古成敗事本末不忘作兵策數  
篇論攻守利害文辭甚壯而嫉惡鮮恕以智謀自  
喜負氣果勇不肯為人少下然屈之以理畏且從也

### 曹女傳

曹氏女建安郡人其父修古博學而文善議論外  
和內剛所至以直氣聞明道初以御史知雜事言  
事觸罪降工部員外郎知興化軍明年不召夏四



月疾暴作一夕而終修古持已潔廉仰祿自足有  
餘則推之既死妻孥益貧殆無以奉其喪以還其  
屬吏民思之相與粹錢三十萬用資其歸拜酌堂  
下前白所以家人未及言女哭曰我先君居朝為  
聞人以清節自立不幸天不與年終于貶所今臨  
財苟得尚何面目旦夕哭泣帷中幸趨持歸無吾  
先君累也吏民聞之慙罷明道二年女生之十六  
年先以父命配其里中人徐生未及歸而父沒云

### 許迥傳

許迥字光遠歙於五代末屬偽唐偽唐士人光以

權利輿服相夸迥獨好擊劍負氣以貧事其母不  
屈開寶七年王師伐金陵迥仲兄為光慶殿使分  
護北城迥亦以光慶殿丞首從焉外攻急矢雨下  
兄被重傷戒迥曰我將死主矣汝歸慰吾親迥以  
身蔽之兄罵曰君親忠孝我與汝均有不可乎迥  
乃去明年金陵平例遷汴及兄為魏冠氏令部所  
部城州城有賊李潛號為強桀所過剽掠入冠氏  
問令在否曰令魏城下獨其弟迥在耳潛曰吾固  
聞許迥之為人即領徒去金惟岳以文詞名江南  
迥與之善惟岳嘗從後主弟朝京師俱留不遣當



金陵平迥舉惟岳之族歸汴惟岳有子先因兵亂失其所之後迹知其爲淝水鉅盜李某所俘以爲已子李曰殺奪道上州縣莫能禁惟岳泣謂迥曰吾且死則誰收之唯公爲能出吾子迥時在魏徑之淝水且至果遇盜二人遮刺迥曰李家若雄豪欲殺義士無所事刃盜驚止迥前泣曰汝所俘子吾兄弟子也吾聞義者哀人之急而勇者明已以信汝豈効草間無知輩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金氏子當是時迥以節勇聞而河北大官屢欲薦之於朝迥曰寧能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

遂終淮上年五十八有子會云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雜著

明諫

觀天馬圖

講春秋疏

名說

策問

枕銘

杖銘

過箴

怠箴

擇交箴

嗜箴

吟上御名箴

步箴

毀傷議

齊莠贊

推進論

周公對

不遷怒不貳過解



奔者不禁解

明諫

為諫之難非進諫之難難乎人主聽而用之之難也人主之於諫有甚惡而用之者有甚悅而怠之者上雖惡諫迫危亡者或用之也上雖悅諫恃治平者或怠之也非諫者之言工於危亡而失於治平蓋上意之所加者安危之勢異也是故為諫之患莫先於怠然世之人不究其本而莫議其失斯亦惑之甚乎治平之世人主無大過舉聞諫必深悅之然諫者多稱前世危亡之事以為鑒其言非

有今日之明驗上必謂其闊迂而無所考信佞者得以迹而進其說由御久安之勢貴乎循故襲常無煩於更治也於是人主怠心愈加焉言入而無所是真偽渾并雖外有納諫之名而無用之之實忠言日衰而下情滋蔽患孰先乎此也夫稱危亡者庶乎懼危亡而不至也恃其無有危亡之漸而至也雖有聖智不能為已前世論諫者曰直諫為下以其迂險誕妄指射醜惡易其激怒不若詳善其言使易行也夫迂險誕妄賢者不由也深言以起怒非諫者之過其心豈欲取怒而自梃其所陳



哉進諫不能必於用本乎直而已矣不逆上之所  
用捨而枉其志也納諫不必皆用取乎是而已矣  
不以其言之婉直而遺其實也然則賞諫賢乎曰  
與其怠也寧賞要之中則異耳使諫者言常忠也  
畫嘗善也所謂能盡其心而不苟者也豈志於賞  
之所設思以輔忠氣而開讜論也然妄人隨之資  
言以速進甚者詭譎而紊政意苟得焉喑嘿以自  
固佞者乘而非之曰舉天下之好言者均取貴仕  
耳孰從而求信夫所謂忠讜者哉於是賢者以進  
爲已累而寡言則賞焉欲其勸而適以弭之也故  
曰納諫不必皆用辨是非則妄言息而忠言進矣  
終諫之說離怠戒賞明用

### 觀天馬圖

傲夫竒尚者也出古綃之畫駿馬一者尾鬣微赭  
而身首文駮馬與常馬甚不類時立閑逸骨目稜  
竦精神爽毅雖一鷗之橫塞雲獨鶴之思崑嶺莫  
之爲也於其旁之標曰蒲梢云安愚子曰蒲梢馬  
漢武帝伐大宛於貳師城得年祀遠忽宜無有是  
傳豈近世好事者工其畫而籍其目乎傲夫曰蓋  
嘗惑焉然武帝威稜幟乎鬼方教誥申乎絕域以



國珍而叩塞者得鬻龍虎之文私自語為僥倖大  
宛嘗有善馬獨特介絕而愛不來於是連兵不主  
之徼殫饋悉臣之戶旗鉦之師戈胄之伍易乎膏  
介草莽蒐徠沙漠重乎南目而視旋趺而步然後  
宛王戮而昔之善馬惴不敢有故能宣懿金石告  
休神明武帝求卓異其心不亦至乎後之人迹想  
飛駢加諸繪事不亦美歟安愚子曰地入民彫物  
格財匱豈御天下之計者耶且馬也冀野之北曷  
世無之馭驪驕皇驪駮駮駮動精月駟矯首雲螭  
或編之天棧和以鸞鑣寰風以足其食大路以馴

其性居不勢鳥曼動不詭遇雖虎脊之華研蹠之勁  
未之加也然瘠不能振瘠不見收鄉風悲鳴垂耳  
於驚駘之後豈少哉吾知漢固有是而武皇獨甘  
心於貳師豈所謂賤近而貴遠者耶後之人不加  
意於求真視而肖藻遺骨豈所謂貴耳而賤目者  
耶何以言之嘗聞昔武皇得狗監誦子虛賦獨恨  
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以貴為郎官止使者  
又頗優蓄之謂如相如未可與道則已而又有甚  
於相如者自秦滅漢興綴文續學德業彬然獨董  
仲舒而已觀其制策延訪意將置英罔傑騰周躡



虞稱古賢輔志勤義篤而仲舒官特於諸侯王相耳之二人也孰知其不鄉風悲鳴垂耳於駑貍之後者乎吾以是固知其貴近而賤遠也抑又聞之楊子雲者譚思深湛著符清淨塊處天閣絕與人事而有尚白之嘲覆瓿之誚後數百年其書出至于今如何也蓋親見子雲祿位容兒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耳吾以是揣龐世態乃知吾子亦貴耳而賤目也吾子有輕綃方丈晦丹塵黑滕以巾緉副以篋衍一出乎人德于顏面儻有騰黃之骨絕利之足枯悴下阜子將掩袂而不視矣傲夫患其語之侵梗已也不待終決而翔云

講春秋疏

力行之謂學析要之謂講學之弗固講之弗明講之弗先學之惟艱吾謂講學之相資也今夫乘堅策肥彷徨中達明目巧智厥罔施爲人有麾之以搗授之以言儻非芟輒絕鞅雖四荒之遠當安而至是猶學必固而講必先也中古迄周邦國咸設學校禮義孝悌益開而張秦燔漢馭逾遠寔微侵牟漁奪其不去者無尺間耳雖真儒碩德時亦間出貴于其躬壅于其民嗚呼道方將行豈窒於古



翔於今乎臨漳於天庭爲遐最然而歲舉進士場者僅十百人豈特學干祿而已耶是必學聖人之道也學聖人之道其不在經籍乎經籍之奧其不在於釋諭乎誠曰舉吾州皆能遊聖人之道酗于經籍詳于釋諭有是焉者司馬子長所謂雖執鞭吾亦欣欣然慕焉若其未盡能也得無彷徨中塗冀夫麾之以撻授之以言者乎彭城先輩至自溫陵好古強學尤善高論能通左氏春秋孔子之志其可不博聞乎僕嘉與士君子酗于經籍也詳于釋諭也遊于聖人之道也士君子以謂何如

名說

盧幾字舉之

幾之義旁出諸書大備於易要言之止乎極而其應也不窮動乎變而其濟也不終天下芸芸莫窺其明萬殊汶汶莫探其本幾之義至矣夫顏子何人歟塗之人也陋居約守功不甚白以孔子之聖而亟稱之其朋三千又皆出其下到于如今聲名肖其師績業槩舜禹曷謂耶庶乎幾而已矣幾之義至矣夫君取以名己必字曰舉之也者思以止乎極而通乎變也凡云人者物之異云姓者人之異云名者姓之異云字者成人之異名字之始始



於是其義有取者其無取焉則已猶有取焉舉之  
擿哉吾聞伸於己者待於天也

### 策問

問孟子拒楊墨荀子亦非墨子揚子又曰楊墨塞  
路以三子之言墨子果有悖於聖人之道而不可  
用也韓退之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  
相用不足爲孔墨觀其說墨子又若無悖於聖人  
之道而果可用也墨子之書頗見於時是堯舜而  
非桀紂聖人作焉決不可廢尚同兼愛明鬼尚賢  
推極其言亦有異於孔子之道乎其無有乎孔墨

第百集二日

二

恭

同三子鳴言而深拒之何哉其道誠異退之又苟  
取之而不畏後人也四子者皆聖人之徒然其所  
尚之異如是得無說哉深於道者爲而言

問仁與智若聖人者固有之聖人無大於帝堯帝  
堯於是二者無一闕焉可也書稱堯曰咨四岳洪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怨咨有能  
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地族岳曰异  
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且堯知  
洪水之爲害至大矣又知鯀之爲德至戾矣以至  
戾之德治至大之害可乎哉說者又曰堯知鯀之



性很戾未知其能乃試用之是亦不然聖人不期人於死然用必度其才而不失其任者焉鯀堯之臣孰其才之小大也固宜哭鯀之能小有不勝其用者反屬以大事安在其為智乎以堯知鯀之不能重違衆言而用之庶幾其成功然天民且溺乃暇伸一夫之効待九載而後黜之其可謂仁乎書也仲尼嘗究之可信而無疑也將有深意可法於後世也歟不如是仁與智又非堯之所宜不備孰能告子使無惑也

問聖人之道行於世當時被其澤載於經後世承

其教五經之不傳後人之無從而知道之所之也今之人知乎道之所之者以五經之存焉耳揚子雲曰五經不可使人易知天俄而可測其覆物也薄矣地俄而可度其載物也淺矣以子雲之說凡五經之言皆聖人之所以密而不彰者也君子處心如是固當耶書君臣號令訓誥之言也詩下而上達抑不善而美有德也禮以閑邪春秋以正法易以盡萬物之情雖異其所指要其歸未始遺乎斯民是欲使人之易知也欲觀五經之學傳而不能解又疑子雲之言不然也從子雲之言則所云



玄者奈何

問前世太守刺史至郡有延見耆耆賢德之人詢究風俗發而爲政故有擿姦擬之神明者有遺愛號爲父母者是皆能通接上下之情以至然尔今吾州總縣十二而編戶以萬計者二十而刺史明不能周内外之察材不能適事物之宜將如之何子大夫皆游心於道潛意於民刺史所宜問而子大夫所宜無隱若夫吾州德業節行加上於人者何人暴縱以爲蠹者何族民所欲爲而不得與所不欲爲而強之者事有可行而未行可止而未止

者幸詳言之齋精以聽

問學者無不以利澤生人輔興治道爲心然化民莫如善教修政莫如擇官威戎莫如理兵強國莫如豐財四者於今施設之何從而治何適而可夫泥古語而不中事幾是之謂空言君子恥之唯材者爲能稱時而處宜本末陳之於以觀子大夫之志

問言聖人之道者必羞言霸者之事故孟子卑管仲而不與班焉然管子之相齊當周法之已微而能運諸侯而尊王室天下洒然俯就約束而相公



之志益大且圖封禪管仲以異方之物扼之又其書曰仁故不代王求管仲之心蓋不以天下爲利而正君臣之大義者也孟子曰以齊而王猶反手也使孟子持管仲之勢則挾齊而王矣如曰管仲之道不及仁政則可以責之以不王齊蓋周存焉其可乎孟子之言前無譏者將有意乎無也諸生爲我言之

問五經之學有師弟子傳駕其說西漢尊用儒術得立學而易分爲四書分爲三詩有齊魯韓毛之說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而左氏出於張蒼

之家周官篇最晚得然學者自名其家由漢而下迄于隋唐釋者愈衆而師說或傳或廢今欲觀西漢以來五經受授之人廢興本末尤著明者幸悉條焉

枕銘

晝有白日而不惜兮安尔而醉夜有明燈而不擿兮安尔而寐爲心果無求於善學兮曷若安尔之無累

杖銘

道之難阻兮尔寔扶持尔非自効兮人尔求斯有



用有捨兮抑尔之時用尔寧喜兮捨尔寧悲

過箴

往也莫追來也莫知往何弗恥來何弗思恥勿憚  
改思然後規日規月改雖過奚爲

怠箴

鷄鳴爲善堯舜之徒善之不足德乃有餘根深則  
茂涂遠而趨汝之克念其庶幾乎

擇交箴

弗修何交弗擇何求旣修旣擇從是而由吾善不  
勸時尔之仇吾惡不掩時尔之休

嗜箴

靡曼之色寔蠹蟲而德蛙淫之音寔害口而心蜉蝣之  
美衣敝何恥琅玕之羞簞食何憂

今上 禦箴

舜善孜孜文心翼翼伊昔聖人靡念罔克今上 御如之  
何曰攸好德若虞顛躋以守尔極

步箴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  
心役之爲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

毀傷議



人之所以異於天物也者以其秉行卓尔者也衷  
行篤實本於至誠無用刻飾其唯孝乎事親以盡  
其恭事君以盡其忠以致其誠以正其命斯可謂  
孝之大節也歟昔大舜不得於其父母然二十年  
以孝聞者區區然全其身也後世稱孝之著大曾  
參其人也參之奉身也傷足以有憂色其事親也  
徹饌則問其所欲故孔子因之談經首毀身之檢  
孟軻借以發論敷養志之美皆以肖父遺體不出  
於害塗揭親能名無淪於匪則至夫加意甘享經  
神外物斯末也已矣今之民人父母有病輒炙股

肉以啗之糞夫有瘳噫其乎蠹仁而裨教者邪厚  
親以食其養志乎毀己之膚其愛身乎是二者其  
果孝耶其非孝耶牢畜之犬豕且死不相嗅食其  
類況人者天性之貴乎況人之父子天性之厚者  
乎人有爲是者里白于縣尹尹白于郡若府按著  
令施酒帛以哀勞之凡縣與郡府之官屬筮于民  
者又書于伐愚民不知大本謂孝正當如是耳家  
有是人焉曰吾家之孝子鄉有是人焉曰吾鄉之  
孝子郡縣之有是人焉曰吾郡縣之孝子推引陶  
習浸以成俗噫甚乎蠹仁而裨教者邪大舜孔子



聖人也孟子曾參大賢人也彼聖與賢其所爲若是是爲世之大教也爲人子者服聖賢之教則正矣乃棄其言而不由甘心於殘忍曾牢畜犬豕之不若也非以法禁卒不可遏謹議

### 齊第贊

方地聚民賜履之大者廩粟萬鍾分祿之重者腹心股肱注寵之固者享人三者若是伉然立節臨事不奪忠則忠矣孰若未嘗享是三者而盡其誠慤茲又忠之難者也何哉當施之厚報訂其施宜也當施之薄報訂其施亦宜也迺有國治則享其

厚利萬有吠犬之聞慕妻孥爲自引去矧其疏遠見危致命其爲心豈不揭揭然尔若齊人第將有是虐初齊襄公田貝丘恠見公墜車誅屨於徒人第血其背旣而第去遭變給示其咎請得先發入匿公而出鬪死噫地之大祿之重第徒人賤役無是也腹心股肱注寵之固第嘗不名而戮又無是也而能以薄爲厚以怨爲寵可謂忠也或曰所謂忠者非待墮躬而得也謀不先事是使無補豈趣人於害塗耶曰第支革判解且不顧善智與謀豈齊嗇哉斯亦盡而已矣委質於人智者盡能愚者



盡力乃大中道宜有膏其光燄者贊曰孱侯師心  
既稔毒流人率伴渙尔戈剡仇長河落天投尔一  
坏烈燒橫罔覆尔一杯在主則盡衷焉不回彼有  
群啄甘實類棲美材一彈飛來雲翻風開第嗚呼  
忠哉

### 推進論

班書引漢美曰推進如鄭當時者蓋以當時善推  
轂士故援舉而宣贊之尔然觀其挈置大位能自  
炳炳見于末世者特桑羊孔僅輩也當時居漢頗  
善駕名孟堅又文雄者颺之載籍以是風流華閭

彌久益著而事有可爲世惑故辨白之夫推進仕  
人由來尚矣作民司命荷天大器者必博求雋輔  
紘張國維總攬群策財成大化雖謚帝統而建王  
基曷常不繇茲而治也然而夸毗躁進諄戾苟容  
者莫不畏人之聞出乎己也莫不售己之榮加乎  
人也畏人之聞則長材蔽售己之榮則要塗棍舉  
賢援能之義熄而誹俊疑傑之道興是以先覺儕  
立於草茅大猷翔集於巖穴作民之司命開橫瘁  
之漸荷天之大器缺持維之具若夫盡悴大公相  
先人爵招顯仄陋延攬英豪塗群枉之耳目抑私



溺之津岐懷峭直而辨政疵定謀謨而斷國論若是者足以表率絃冕煥映竹素百世而下指注稱道延于無窮記曰達觀其所舉董仲舒曰以觀大臣之能推進之道豈輕議哉而當時究一切之利提挽儉巧雖薦寵有加而德業亡狀漢初帝有天下一百姓新離戰國之患閭巷彫落積庾筆盡又景紹業深悉捄弊飭尚謹儉罷斥珎巧勞來休息民緣壟畝家給戶足帑峙豐露可謂盛矣世宗躬大略之資藉乂安之勢蔚興典禮務臻王路而末年甘心征戮俛首愆謬內則建無窮之宇修不名之

祀外則連兵夷狄通道印苻饋饟之煩甲兵之費歲常以鉅萬計府庫空虛海內耗矣于斯之時為壯策者固宜建白宗工汲援經術論去殊類抑止遐役不尔為者孰若勿言之愈也庸可濟抗賈人擢處卿位俾桑羊輩詭譎機發闕可主意越高帝騎乘之科罔賤夫龍斷之利封筦殲慘至有群官列肆居貨蹠鬻而編戶之民始與國分為二途矣使後之人為國謀者必曰強我者又從而功賞楙之然則民之弱國惡在其強也孟子曰今之所謂民賊者其桑羊輩乎曰是非桑羊輩之臯其所以



發之者鄭當時也當時首惡智詐之毒湯湯激注而孟堅引其推進借史筆以夸大之其可乎謹論

### 周公對

或曰孰謂管叔蔡叔之於周公親而不賢不賢不宜封親不宜殺既封而又殺之於周公為有過哉周公相武王成天下建親分地以固其本使二叔前有凶德猶將擇賢輔而立之惟其無咎如何而不與封哉不封則周公失親親之道於仁累矣天下虐紂日久變而為周無有不得其順者然二叔元惡自用不能循先王之法以保其地惟忠賢

是讒惟紂子是從周公如何而不誅不誅則天下將復其故文武之業不克世傳其害義亦甚矣管蔡之誅周公之義封與誅仁且義周公固無過也孟子謂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吾謂過周公者孟子之過歟曰不然君子之於兄弟終於仁而已吾於是見周公不幸而有過也周公不享其利而孟子且過之身享其利而行周公之事吾乃知聖人之絕之也

### 不遷怒不貳過解

孔子稱顏淵曰不遷怒不貳過說者云不遷怒者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夫任情而喜怒無足譏道焉者怒不過分當其理而不移而吾信其喜怒哀未見可顏淵之稱者顏淵之爲道於孔子至焉而少間耳乃不離乎常人之所能而稱之理豈然哉人之爲情者七而喜懼愛惡哀欲六者之感人其來也漸得以思而循其理焉惟怒之爲情中去人暴甚自非安於至誠反己而自省者未有不從而動焉故君子之重之也予謂不遷怒云者顏回安於至誠反己內省不爲怒之所移耳又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然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顏淵之心不善無從而至焉予謂貳者疑也過者失中之謂也不貳過云者顏淵處道至明發乎其心無有不得其中者欲不疑於失中之過也無怒以能遷無過以能貳吾於是見顏淵所以爲心也曰然則顏淵其聖者歟曰至聖人矣其未至聖人之至者惟聖人能知之

### 奔者不禁解

周禮司徒媒氏之職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若無



故而不用令罰之

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

說者之意以為重

天時故權許其奔而不禁也然禮之為言所以關東人情而事為之制而於男女夫婦之際

謹嚴分別將以驅生民一蹈於法而不陷於亂

孔子修春秋諱國惡至於夫人遜于會于

類皆直書以譏之宋火伯姬以傅姆不至不行而火死春秋大之詩以關睢淑女之德冠於周南而潔正之行美於召南其於列國刺奔刺亂刺淫者凡二十餘篇所以見孔子之用心於

矣豈不謂明人倫與教化治國家天

端用集二二日

一八

蔡達

書乃權之周宮書雖不

以為周公立一王之制以為

治國家天下者每歲中春輒縱奔者以為治

夷狄之不如何禮法之為哉予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者連及之詞謂民有奔者輒不禁止及故而不嫁娶者媒氏皆得罰之也五經之說謬有之未有敗害禮教如是之甚者故予為之解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